

死別

周成君

一、

太陽就快落山了。此刻，它最後的餘暉不僅給大地抹上了一層暖色，更讓流淌的迦巴魯河，顯得金光燦燦。

迦巴魯河，這條蜿蜒流過的人工運河，灌溉了兩岸的土地，使之變得肥沃而多產，故此這片地區也被人稱為五穀之山——提勒亞畢。

此時的大地，顯得靜謐安寧，唯有那一家一戶中升起的裊裊炊煙，提醒著人們，無論是日出還是日落，生活的節奏都依舊將按照它原有的軌跡有條不紊的繼續下去。

在這迦巴魯岸邊的提勒亞畢，聚居著一群來自遠方的以色列人。他們不是本地的原住民，而是在數年之前，因著巴比倫帝國對迦南地區的征服被遷移到此處定居的。亦或者說，他們其實是一群亡國奴，因著故國被征服而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這裡，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繼續著他們被擄的生活。

此時不知從何處傳來了一陣陣豎琴的樂聲，輕柔而又舒緩。但這原本顯得快樂的音樂，此時聽在人們的耳中，卻總有一種憂傷的感覺。因為這是耶路撒冷的樂曲，是來自那個遙遠故鄉的聲音。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們依舊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回到那個遙遠的故鄉。只是，回家的希望似乎越來越渺茫了。

不久之前傳來消息，因著臣服於巴比倫帝國的以色列王國的再次反叛，帝國皇帝尼布甲尼撒已經親統大軍又一次去進攻耶路撒冷了。

更糟的是，據說以色列人所信奉的耶和華上帝已經賜下了啓示，說耶路撒冷已經被祂拋棄！耶路撒冷即將淪陷！

就在這種看似寧靜卻又暗流湧動的氣氛中，聚居於提勒亞畢的以色列民，迎來了又一個夕陽西下的黃昏。

二、

此刻在一個茅屋裡，一個婦人正在忙碌著，預備著今天的晚餐，那將是她為他——她的丈夫、她心愛的男人——做的最後一頓晚餐。

因為今晚，她就將離他而去，永遠地離他而去。

此刻，他就站在門外，直直地站在那裡，愣愣地看著西邊的太陽，似乎想用自己的目光來阻止太陽的西沈。

他站在那兒已經有好一會兒了，許多人從周圍經過時都加快了腳步，也有人選擇直接繞行，免得又要從他嘴裡聽到什麼難聽的壞消息。

當然，還有一些人三五成群地站在遠處，竊竊私語地議論著，議論著這個男人最近發表的關於耶路撒冷將被攻陷的預言，也揣測著這男人如此呆呆地站在那裡是又要搞什麼。畢竟，他經常有一些怪異的舉止，並且用這種方式告訴人們一些不愛聽的、但卻據說是來自於上帝的信息。

有時，他會拿著鐵鏟和磚頭在地上擺來擺去，如同小孩子在玩過家家，卻告訴人們這便是耶路撒冷將要遭受圍攻的情景。有時，他會一連許久側身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宣稱他之所以這樣是為了擔當以色列民族的罪惡。有時，他甚至牛糞上面烤餅，讓人看一眼都感覺作嘔，卻說將來有一天所有不肯悔改的故國同胞都將被擄掠，都將要被迫吃下各種污穢和難以下嚥的食物，只是為了能夠飽腹活命！

在世人眼中，他就是一個瘋子！一個總愛傳遞壞消息的討厭的傢伙！

可唯獨她知道，他不是一個瘋子，更不是一個總愛講難聽話的人。

她知道，他是一個先知，一個上帝親自選立的代言人！

他是一個無所畏懼的勇士，一個堅如盤石的戰士，一個內心充滿火熱、激情的人，一個對故國和同胞都充滿摯愛的男人！

這些年來她親眼目睹他怎樣為著民族和同胞的益處大聲疾呼，呼籲自己的同胞們停止固有的罪惡生活而向上帝悔改，呼籲人們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並且重建自己的信心。

哪怕在世人眼中被當成是一個瘋子，他也從來都沒有猶豫，沒有退縮，沒有恐懼，沒有膽怯。

可是今天，他卻好像真的有些退縮了，甚至恐懼了……

三、

天漸漸黑了下來，她點起了一盞小小的油燈。

「進來吃飯吧，晚飯已經做好了。」

聽到她的呼喚，他全身震了一下。此後便好像瞬間失去了所有的力氣，低垂著頭一步步挪向了家門。

許久許久，坐在桌旁的他依舊沈默不語，也依舊低著頭，似乎是故意在回避她的身影和目光。

「來吃一點吧，這次的餅烤得不錯。」她掰下了一塊餅，一邊吃著一邊對他說。

「不，我吃不下，一點都吃不下。」他回答。

「難道你就不願意陪我吃最後一餐嗎？」她說。

「你是怎麼知道的？」聽到她的話，他猛然抬起了頭，瞪大眼睛看著她。

「你以為只有你才能領受上帝的啓示嗎？」她望著他，臉上綻放出笑容。

「你應該知道，即使是女人，有時也會得到上帝的啓示，甚至少數還會成為祂的代言人，成為先知。就像米利暗、底波拉、戶勒大她們一樣。只不過，大多數女性先知的名字不會被人們得知罷了。」她淡淡地敘述著。

「所以，你也早就知道了？」他問她。

「是的，我知道了。」她看著他的眼睛，握住了他的手。

「幾天前，上帝就已經告訴我了。今天晚上，祂將要帶走我的生命！」她的聲音很平靜。

「今天早上，當我在祈禱時忽然聽到上帝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覺得自己的腦袋都裂開了！我不知該怎麼告訴你這消息，可你卻已經提前知道了……」

「所以，你今天一整天都故意躲著我，就是因為不知該如何告訴我這些。可是你看，上帝還是蠻愛你的，祂直接啓示了我，免得你為難。」她衝他眨了一眨眼。笑得很甜。

他愣愣地看著她，或許是因為沒聽懂她的話，亦或許是不明白她為何能如此輕鬆地談論這一切，就像在談論別人家的事一樣。

「你害怕嗎？」他問她。

「老實說一開始得到這啓示我也完全蒙了，但是接下來我立刻想到的……」她再次緊緊握住他的手。「……全是你……」

他又一次垂下了頭，比上次垂得更低。

四、

「不，咱們不提這些了。」她的語氣變輕快了。

「我辛苦做的餅你還一點沒動呢。陪我吃完今天的晚餐好嗎？這是我們之間最後的晚餐了。」

「不！請你不要這樣說。」他又一次猛然抬起頭，與她目光相對。而這一刻，她發現他的眼裡全是淚。

「我絕不能讓這種事發生。我要立刻去祈禱。」說著，他站了起來。「我要整夜去祈禱，讓祂收回旨意，就像摩西當年所做的那樣。那時上帝也說要除掉所有以色列人，可因為摩西的懇求祂最終還不是收回了成命。」

「可是你明明知道。」她眼簾低垂。「現在與當時的情況不一樣。」

「那時，上帝之所以宣稱要除滅我們的祖先，是因為要懲罰他們的罪惡。」她輕輕地說著，聲音越來越小。「但今天祂要取走我的生命卻並不是為了要懲罰誰。死，從來都未必是為了懲罰……」

「那祂究竟是什麼意思？」他握緊了拳頭。

「就像祂啓示我的，取走你的生命並且還不許我按照傳統處理喪事，甚至不讓我為你哭泣，只是為了通過你的死來向人們證明我確實是一個先知？為了有一天當耶路撒冷淪陷後被擄到這裡的以色列人得知我提前就做了預言，預言他們也會像我一樣的失去親人，像我一樣的在失去摯愛的親人後也無法舉哀嗎？」他的語速越來越快，調門也越來越高。

「老實說，別人是否相信我是先知，是否相信我的話是從上帝來的，甚至是否拿我當瘋子我現在都不在乎了！」

「可是祂在乎！」她的聲音也提高了。

「你知道祂是多麼盼望人們能相信你是先知，相信你所發出的呼籲都是來自於祂的啓示，多麼希望人們因為相信你的話而悔改。」她抬起頭直視著他的眼睛。「你知道祂有多麼愛祂的子民，多麼希望我們的同胞都能悔改和得救。你只是要失去我一個，而祂呢？祂卻每天都在失去自己所深愛的人！」

五、

「可是為什麼？」他近乎吼了起來。

「為什麼？為什麼偏偏要用這種方式？我是祂最忠心的僕人，我從未做過一件違背祂要求的事。為什麼祂要讓我來經歷這一切！為什麼祂要取走你的生命，帶走我最心愛的人？為什麼祂要用如此殘酷的方式來向這世界傳遞信息？」他咆哮著，發出一連串的質問。淚流滿面。

「憑什麼你就不能經歷這一切？」她回答道。聲音依舊清澈平靜，然而她的臉上，此刻同樣也已經淚流滿面。

「我也不知道上帝為何一定要用這種方式，我只知道這些年來，我們經歷了國破家亡，我們一起被擄到這遙遠的巴比倫，親眼目睹了那麼多的死亡和哭泣。」她的聲音漸漸哽咽。

「這個世界本身就充滿了苦難和眼淚，悲傷和死亡。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些，憑什麼我們就應該例外？難道因為你如今成了先知，成了祂的僕人，便有特權不遭遇這些嗎？不！我們只是普通人，也會經歷到生離死別，但只有我們，能用自己所經歷的生離死別，來見證上帝對這個世界所講的話！」

「親愛的，我知道，你說的這一切我都知道，我都懂，可我就是無法接受！我無法想象今後沒有你的日子會是怎樣的，我該怎麼活下去……」說到這

裡，他已經泣不成聲，一下子撲倒在她的腳前，將臉埋在她的兩膝之間，嚎啕痛哭！

「我的愛啊，這些年來，你是唯一陪伴我、相信我和支持我的人。沒有你，我無法活下去，一定會瘋掉的。」他緊緊抓著她的衣裙，似乎怕她要跑掉。

「我的愛人，我的丈夫。你一定不會垮掉，因為你依然是我心中那個最堅強的男人。」她撫摸著他的面龐，一滴滴的眼淚，悄無聲息的落到了他的頭巾上。「別忘了，你是那個如金剛鑽一般堅強的先知，你是以西結！就像你名字的意思一樣——上帝加你力量。」

他的哭聲漸漸變小。而她，卻似乎正在陷入自己的回憶中……

「我們的祖輩是世交，所以我們從小一起長大，一起玩耍。」撫摸著自己心愛的男人，她開始娓娓道來。「小時候，你總對我說，長大了要成為一個像我們父親一樣的祭司，因為我們來自於神聖的利未家族，有資格去聖殿服侍耶和華上帝。那時候，賢明的約西亞王還在位，我們整個國家生機勃勃，上上下下的民眾都在追求敬虔，學習律法，似乎就要恢復曾經的強盛與榮光。可是轉眼間，約西亞王竟然戰死了！他陣亡的消息傳來，家裡的長輩們開始痛哭，我則嚇壞了。你那時雖然才只有十二歲，剛剛算作成年，可你還記得那時你是怎麼安慰我的嗎？」

「我告訴你，就算是敬虔公義的人，有時也會遭遇不幸，甚至經歷飛來橫禍，英年早逝。」在她的敘述聲中，他痴痴的看著他。「然而，哪怕他們的生命短暫，卻終歸成了一個時代的祝福，歷史會記住他們的功績，後人會傳頌他們的故事。」

「對！你當時就是這樣說的，我的心也一下子就安靜了。」她直視著他的眼睛。「可惜，許多人並不像你這樣看。因為約西亞王的死，人們對上帝充滿了質疑。他們覺得，既然連約西亞如此追求敬虔的人也死於非命，看來這位耶和華上帝也不過如此！所以……」

「所以人們重新開始悖逆上帝。」他接過了她的話。「人們開始醉生夢死、及時行樂。有權有勢的人愈加瘋狂地剝削窮苦人，因為他們的心裡不再有敬畏。到處都是遊蕩的酒鬼和娼妓，到處都是拜偶像的寺廟，因為人們覺得這些偶像才更加靈驗。」

「是的，就是這樣。可就是在那時候，我嫁給了你！」她看著他，眼睛閃著光。「那是在約西亞王去世後的第四年，你十六歲，而我只有十五歲。雖然

外面的世界似乎越來越混亂，可是我的心裡很踏實，因為我知道自己嫁了個好小伙、好丈夫！」

「那時的我們很幸福。」他的臉上有一絲微笑。

「是的，我們很幸福，我們就這樣度過了將近十年的時光。哪怕……」她的目光暗淡了下來，又一次噙滿了淚水。「哪怕我們的孩子夭折了。孩子死去的時候，我覺得天都塌了，我心痛得無法呼吸，覺得自己肯定馬上也會和孩子一樣死去。那時候是你，是你一直緊緊地抱著我，安慰我，你還記得你那時又對我說了什麼嗎？」

「我對你說，我們的孩子沒有死！他只是去了一個更美好的地方，他現在一定已經和上帝在一起了。將來有一天，我們將再次與他相會。因為人生一定不只有這短短的在世幾十年，生命一定不止如此！」他的語氣堅定。

「對！生命一定不止如此！就是這句話，讓我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力量。」

「後來，就在九年前，巴比倫的軍隊第一次攻入了耶路撒冷，我們的父親死在聖殿裡，死在他們服侍上帝的崗位上。」

「可那時的你已經變得很勇敢了，你沒有像其他女孩那樣哭哭啼啼。」他抬起手，擦拭著她臉上的淚痕。

「是的，因為我還記得你說過的那句『生命一定不止如此』的話。」她握住了停在自己臉上的他的手。「再後來，我們來到了這裡。」

「那時這裡還是一片荒地，大家都很絕望，認為我們這個民族已經被自己的上帝拋棄了，已經沒有指望了。」

「可是唯獨你，你依舊滿懷著希望。」她將他拉到自己身邊坐下。「你告訴我，自己有的是力氣，可以去開荒種地。你告訴我，無論如何，生活都會繼續下去。」

「你鼓勵大家不要灰心，你和大家一起勞作，種地、蓋房子，你什麼都學會了。沒事的時候，你會一個人安靜地去迦巴魯河邊漫步。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親眼看見了上帝的榮耀！」他的眼睛放著光，再次接過了她的話。「祂親自呼召我起來，作祂的先知！那一刻我知道了，祂沒有棄絕我們這個民族，祂依然愛著我們，依然等待著我們悔改歸向祂！」

「哦我親愛的，我的丈夫。是的，你不是親眼目睹過上帝那永恆的榮耀嗎？為何今天的生死讓你如此悲痛呢？難道我們只是一群在今生今世才有指望的人嗎？難道生命就是如此嗎？」她緊緊的盯著他的眼睛，也期待著他的回答。

「不，生命一定不止如此！」他毫不猶豫的回答了她。

六、

「我累了，抱抱我吧。就像新婚的時候那樣。」

她說著，臉上現出一抹紅暈。

她靠到了他的懷裡，漸漸閉上了眼睛。她掛滿淚痕的臉上，同時也帶著微笑。

就這樣，他將她緊緊地摟在了懷裡。

不知過了多久，他將她抱了起來，緩緩地放到了內室的床上。他撫摸著她的臉龐、她的長髮。歲月的風霜在她的臉上留下了些許的皺紋，也讓她才三十三歲的頭頂出現了幾根銀絲，但即便如此，她依舊是一個美麗的女子。

他握了一下她的手，猛然發現，原來她的手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長出了如此多的老繭，而他以前竟然沒有注意到。

他輕輕地嘆了口氣，他知道這是她長期操勞的印記，而如今，她再也不用操勞了。

牽著她的手又過了許久許久。終於，他知道她睡著了，永遠的睡著了……

於是，他站了起來，輕輕地走向內室的門口。

他回過頭來，又看了一眼躺在那裡的她，那是他眼目所愛的女人，是他永遠都看不夠的女人。

走出內室，來到外間，發現她親手點燃的油燈還亮著，桌上的餅也依舊擺在那裡。

此時的他才留意到，她這次烤的餅特別多，看來是預備他接下來幾天吃的，免得他要按照以色列人的傳統，在居喪期間吃弔喪者們提供的食物。

她竟然如此細心！

他伸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裹頭巾，這裏頭巾是祭司的標準服飾之一。作為一個居喪者，他原本應該解下頭巾，將塵土撒到頭頂以表達悲痛，但今天，他要把這頭巾扎的更緊、更端正。

他又彎下腰檢查了一下自己腳上的鞋，想起這也是她親手給他做的鞋，雖然穿了許久，卻依然還是那麼舒服。作為一個剛剛經歷了生死永別的居喪者，他原本應該在這樣的日子脫掉鞋子赤著腳。但這一次，他同樣也不會如此做。

這不僅是因為上帝的吩咐，吩咐他在妻子死後不可按照一切傳統風俗舉哀，也因為他知道自己絕不能令她失望。他更知道，這並不是一次永遠的死別，而只是一次短暫的分離，他和她，終有再會的一刻！

來到大門口，推開門，東邊的天盡頭已經露出了一點魚肚白，這意味著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對他來說，這將是艱難的一天。

他默默地在心底對她說：「我的愛，我的妻。相信我吧，我絕不會讓你失望的。等著我，等著我們再相會的那一天！」

他抬著頭走出家門，仰望著東方正在噴薄而出的太陽。對著天空，發出一聲嘆息，這是一聲重重的嘆息，一聲很長很長的嘆息……